

青海文学十年

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 编



青海文学十年

文艺研究资料丛书 1986·6

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



对青海文学十年的反思

——《青海文学十年》代前言

志 鹏

崛起的西部，文学也在崛起。遥远的地方，不再遥远。青海文学，在新时期的十年中，以其艰辛的步履，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中篇小说已由过去近乎于零的状态，增加到七十六部，出版的文学专集，从零零星星，增加到近五十部（统计数字均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底为准）；在省内外以及中央级文学评奖中，有一百二十三名作者的一百三十三篇（部）作品获奖。我省作者的作品，已走向全国，出现了步入全国优秀作家群的作家、诗人。以可预言，在不短的时间里，将会出现更多的引起全国文坛瞩目的作家和作品。基于这一原因，对我省十年文学现象的反思是必要的。只有找准了原因，才能突破，才能彻底摆脱落后局面。

在充分估计了成就之后，需要冷静地分析。与全国文学发展的势态相比，我们是落后的。历届全国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评奖，茅盾文学奖等大奖中，我省作者榜上无名。尽管如今的评奖掺入了一些非文学因素，但获奖的大多数作品，是得到社会公认优秀之作。把我省文学创作的势力与陕西、湖南、北京等省区的作家群相比，这种差距就显而易见了。那么，我省文学发展步

伐缓慢的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除了组织、评论等诸多的因素外，关键还是作者队伍自身的原因。

目前，我省作者队伍，大致可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以五十年代起步、至今仍在辛勤耕耘的老作家为主体的队伍。他们当中，曾出现过象《桑巴久周》（程秀山）、《女兽医》（杨友德）、《森林之鹰》（朱奇）、《土族风情画》（王歌行）等优秀作品，为青海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梯队作家的新时期的作品，是青海文学十年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位置和贡献是无可否认的。感到缺憾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作品，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基本没有超越五、六十年代的成就，在一个水准线上徘徊。这种缺憾，使我们的作家也感到惶惑。究其原因，是因为几十年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历史局限。他们面临观念更新，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生活、从而达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的课题。第二梯队的作家，是我省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力量，其成就最大。他们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在“文革”前就已跃上文坛，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的曾一度中断了写作。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十年动乱”中开始笔耕的。这一梯队出现了列入全国优秀作品的佳制，象《春雪》《初恋的回声》（余易木）、《昌耀抒情诗集》（王昌耀）、《烈火里的爱情》（白渔）、《白唇鹿青青》（陈士濂）等。这群作家中，有的已跻身于全国优秀作家之列。他们面临着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严格筛选，他们需要勇敢地接受这种筛选，才能走在当代文学的前列。另一部分人，虽然不断有新作问世，反响却不大，除少数非文学的创作行为外，在于对生活缺乏独到的认识和经营，创作往往是从全国一些时髦的作品或文学现象中获得某种启发而落笔的，深掘不够，这就使得其作品比全国叫得响的作品落后半步到一步。这些作家，具有较深的艺术功底，具备拿出惊世之作的基本条件，关键在于校正艺术

观，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再认识，排除一些不该有的功利主义因素，独家经营，不步人后尘。第三梯队的情况较为复杂，但大致也可分为两类。他们的年龄大都在三十岁左右，是新时期青海文学的后起之秀和有生力量，预示着青海文学的未来。其作品如《冰湖上的光环》（李晓伟）、《永远的橡皮筏》（时培华）、《大湖断裂》（杨志军）、《风蚀的河》（邵兰生）、《当金山的母亲》（肖复华）、《高清明小传》（丁斌武）、《荒地》（韩玉成）、《湟水谣》（井石）等。这些作品，虽然还没有引起全国文坛瞩目，但其艺术水准已达到或接近全国文学发展的水平。他们中，一部分人是新时期开始才真正步入文坛的，他们没有什么束缚，思想比较活跃，也有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其作品呈显出较好的势头。但是，他们接受知识的最初阶段，因社会原因，是不扎实的，因而知识结构是不稳定的，他们急需改变这种不稳定，否则会影响出现能走向全国的佳作。另一部分人，他们大都受了正规的大学教育，文化素养较好，近几年才引起人们注意的。他们的作品出手不凡，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反传统倾向。他们力图用新的意识、新的手法，表现人生，剖析生活。他们和前一类作者一起，在宏观上思考人类的命运，全方位、多色彩地表现生活。欠缺的是他们过多地注重了意念的表达和手法的翻新，缺乏适度地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扬弃，致使作品少了生活的底蕴和对时代、对社会的辐射面、涵盖面。他们的突破在于将中西文化融为一体，正确扬弃民族传统，使其作品在更高层次上纳入中国文化的行列。

对于我省少数民族作家队伍，需要作一番更为细致的研究，才有发言权。但大致观望一下，不难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引起人们注意，在于他们紧紧把握住了对本民族生活挖掘和思考这一支撑点。其成就较大的如格桑多杰、察森教拉、

多杰才旦等。他们需要把自己的民族放在全人类命运中去考
去表现的史诗式笔触，从而跃上新的艺术高度。

分析了青海文学十年现象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自信，更多的
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作品，即将在青海出现。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于西宁

目 录

• 代前言 •

- 对青海文学十年的反思 志 鸯 (1)

• 作品研究 •

- 高原上盛开的花朵 唐 挚 (295)
——短篇小说集《遥远的地方》序
- 高原，从沉重的历史中走来 沈耀才 (273)
——青海省近年来的中篇小说评
- 十年寻梦铸华章 陈 宜 (285)
——评青海十年散文
- 战斗的文学轻骑兵 任丽璋 (264)
——读我省近几年的报告文学
- 用诗的特质构造小说 冯 穀 (1)
——余易木《春雪》的美学意蕴
- 昌耀：实践者。一部行动的情书 一 村 (12)
——昌耀创作散论
- 传统尽管古老，美，却永远是新鲜的 王宏伟 (23)
——读白渔长诗《烈火里的爱情》
- 历史·文化因素·美 陈 辽 (55)
——评王立道长篇小说《沙沱情暖》
- 大地的胸腹在这里 章 灿 (30)
——读格桑多杰的诗所想到的

读陈士濂的几篇童话	冯育柱 (34)
志鹏小说的悲剧意味	冯毅 (39)
察森敖拉的创作追求	李国平 (87)
一个独特的艺术天地	李星 (95)
——多杰才旦小说印象	
深厚的生活意蕴	三桥 (52)
——评小说《钟亭纪事》《火狐》	
超凡脱俗 真情神韵	李晓伟 (76)
——浅谈章灿的两组诗	
随风潜入夜	王锐 (64)
——读时培华的一组散文	
漫话《风儿吹过田野》	卫百战 (107)
——简评王贵如的短篇小说集	
不尽的恋念 永恒的憧憬	黄卫华 (115)
——评秋元的小说《野菊花》	
人格力量的辐射	葛建中 (82)
——高澍近作印象	
一切都在微妙中	毋声 (319)
——王文泸作品简评	
超越自我的文学	葛建中 (103)
——读邢秀玲报告文学近作	
曲径通幽 情淡味浓	姜明吾 (173)
——李晓伟《“黄羊国”的枪声》情味说	
本体象征：人性的悖论	姜明吾 (169)
——说《诺亚在歌唱》的意蕴辐射	
关于程枫作品的通信	姜天民 程枫 (67)
对《也在悬崖上》的思索	范亦毫 (165)

- 夕阳落在山那边..... 義子 (119)
——读刘得庆的诗《人的赞歌》
- 乐为高原谱新曲..... 郑琦 (218)
——谈蔡国瑞近年的高原诗作
- 大山的儿子..... 沙丁 (211)
——读杜连义近年诗作
- 评《爱的复活》的创作特色..... 石治宝 (159)
- 在生活的气氛中进行..... 毛大成 (198)
——读轩锡明《大年三十上街》随想
- 人在画中 画在情中..... 华君 (200)
——鲍义志《翠儿》简析
- 她用笔染绿了春天的梦..... 黄卫华 (137)
——介绍刘梦琳和她的诗
- 魔镜折射的逆光..... 燎原 (125)
——《秋夫诗九首》读后
- 自然崇高与人格投影..... 周宁 (162)
——评乐钢《雪原，燃烧的太阳》
- 浅谈王云甫小说中的人物描写..... 曹晓 (228)
- 在你们的世界里..... 赖振宾 (207)
——评斯菲的小说《涓流》
- 尺水兴波 咫尺万里..... 景文山 (224)
——读刘宏亮的两组短诗
- 红尘之鉴..... 梁冀 (192)
——读《当死神降临的时候》
- 狗得娃形象浅析..... 刘占山 (186)
- 历史折射出的现代诗韵..... 董家平 (132)
——刘佑组诗《青海写意》欣赏

- 世界屋脊的神曲 开 南 (132)
——读肖复华报告文学《飞越唐古拉》
- 炽热的挚子情 何振基 (153)
——浅评董生龙《写给父母的诗篇》
- 不仅仅是一幅风俗画 韩玉成 (177)
——评井石的短篇小说《山凹农家》
- 谈王度诗歌的艺术构思 刘 佑 (147)
- 永远向前，向前，向前 微昭 力章 (202)
——读《筑路将军进行曲》
- 一曲真善美的颂歌 李 勇 (237)
——读《印着五瓣梅的纱巾》
- 叩响黎明的大门 王 建 (254)
——我读《青海文学院作品专辑》
- 诗人，该是时代的歌者 李 燃 (241)
——《青海省中青年诗人三十八家专辑》简评
- 河流养育的文学 张静习 葛建中 (248)
——《瀚海潮》八六年第一期中篇小说漫评

• 作家评介 •

-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毛微昭 (303)
——记老作家范泉
- 播火者的足迹 林 林 (306)
——杨友德和他的作品
- 他并没有搭错车 寸 草 (310)
——朱奇及其作品印象
- 文苑辛勤拓荒者 李 振 (133)
——王歌行和他的诗歌创作

永葆童心的诗人.....	李 振 (316)
——左可国和他的作品	
他驾驭着信念奔驰.....	白 耕 (326)
——程枫作品印象	
潮海一股罡风.....	白 耕 (323)
——王泽群和他的作品	
无爱难为文.....	马汝伟 (332)
——李振作品印象	
大块假汝从华章.....	马汝伟 (329)
——作家李生才小记	
雪峰，彩色的梦.....	流 舟 (335)
——钱佩衡和他的散文	

• 百家论坛 •

“人”的自觉与升华.....	乐 钢 (342)
杂交优势与高层真实.....	乐 钢 (338)
“西部文学”的色调.....	沈耀才 任丽璋 (346)
典型形象的历史纵深度.....	志 鸥 (372)
——关于文学创作的对话	
军事文学创作谈.....	志 鸥 (392)
面对“危机”的思考.....	冯国寅 (386)
历史剧三题.....	冯国寅 (376)
文学：主体之建构.....	姜明吾 (357)
试论《西游记》的无神论思想.....	穆林生 (457)
艺术欣赏需要知识.....	王 立 (406)
灯下漫语.....	孙学明 (464)
忠贞的爱情 不朽的诗篇.....	席蓉霞 (444)

- 文学的新时代 赵秉申 (473)
《红与黑》批评角度的再批评 皇甫积庆 马汝伟 (433)
谈《旦箭索》的形象、细节和语言 刘佑 (233)
——致武泰元同志
文艺评论应多关心本省创作 向宁 (468)
率真·折望·心声 曹阳 (470)
关于《长河》的讨论 荒煤 江晓天等 (410)

• 文坛纵横 •

- 《现代人》发刊词 孟伟哉 (490)
高原文学奇葩——《青海湖》 《青海湖》编辑部 (409)
欢迎您和《瀚海潮》交朋友 《瀚海潮》编辑部 (496)
“窗”中自有新天地 林林 (492)
——《青海文艺之窗》的自白
十年青海作者获奖篇目 (497)
十年青海作者中篇小说目录 (503)
十年青海作者文学专集目录 (507)

• 编后记 •

用诗的特质构造小说

——余易木《春雪》的美学意蕴

冯毅

小说已不满足于“客观地再现生活的本质”这一艺术层次了。主体意识的加强，无疑使小说创作愈多表现色彩，再现与表现的层叠、交合，如同地质运动的大陆板块碰撞、叠压一样，两者的合力、将隆起一座座新的艺术高峰。重再现的小说与重表现的诗的互相渗透、融合，使小说向着一个更高的美学层次冲击，使之获得丰富的美文学的品质。

《春雪》无论如何不是一篇讲故事的小说。传统的小说观念中的事件、情节等很难在这里找到。甚至可以说它连人物性格也无意刻划，就那么一个场景，那么短短的时间（严格地说是几小时）。借这场景，借这时间流程，将心灵世界中的那一束特殊的感情信息释放了出来。充满了情意，充满了诗意。作者借助诗的内涵力量，使小说在整体上显示出一种诗的审美效应。

《春雪》化入了诗的哪些特质呢？

一、情的底蘊

情感性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小说和诗都无例外。只不过在传统观念的小说中呈现为一种附着状态，在诗中情感直接作

为表现对象，主情性更为强烈明显。《春雪》突出情的传达，通篇闪发着情的光彩。虽然作品没有也不可能象诗一样直抒胸臆，做情的裸露，但作者把诗的主情性特质纳入到小说的轨道上，以情为表现对象，——虽然是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但何尝不是作者的情感。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作品中的人物是情感表现的载体和符号。在小说所布置的“特定情境”中展示了人物的复杂而细微的感情世界，写得婉转缠绵、悱恻凄楚，使人回味，使人悲悯，沁人心脾，动人心智。这种对情的传达，便成为小说的主脉，这条主脉的涌动，拍击着我们的心岸，激起我们审美体验。尤其把诗化入短篇小说之中，使短篇小说本身的较之于长、中篇更为集中概括的特性，与诗的表现更有相通一气之处了。

《春雪》以情动人，又以情构文，更以情达到美的境界。它所显示的情感美的意蕴，至少表现在这样两层次上：

求真。艺术不可以没有“真”。《春雪》的真是情之真。五年前的恋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相遇了。一时间，积压在心灵的感情复活了。可总有个“一九五七年”，横在两个感情世界的中间，这样就在此时此境的制约下，有了感情活动自身的逻辑性。相见时的“意外”，是期待之中的意外。然而见了面，又无言可说。说什么呢？重温旧情？——过去的情人是无情的情人，回忆过去只能勾起伤情。还是再叙新谊？——过去的都已成为过去，未来也不再有缘。解释吗？一怨“她”之无情。是的，是“她”断绝了恋情，可，能怨她吗？“她”没有痛苦吗？“她”的“真诚”怎么就不被理解呢？但又解释什么呢？“欲说还休”，“欲说还休”。这种期待中的见面和见面后的痛苦，委实是恋人之情的真实传达。小说中“我”的那种淡漠，那种心酸、凄楚，甚至莫名其妙的幸灾乐祸的心情和深藏于心的爱的复苏都是以此特定情境为依据的。对于一对曾经真挚相爱过的人来说，“爱是不能

忘记的。”但挚爱中怨恨，怨恨中又透着温情。这种矛盾的情感反应，是真实可信的。“我”不能不矛盾。“我”要整个身心地去爱过去的“她”，过去的“她”是无情的，“我”怎能不恨；然而要痛痛快快地去恨时，又恨的不是“她”这个“人”。“她”爱“我”，但“革命”的“真诚”，使“她”把不再爱“我”作为“她”的“真诚”的“革命”。又如何能恨“她”呢？小说中的“她”爱“我”是真，离“我”也是真。都出于“真诚”。偶然相见后，“她”对过去的悔恨，对“我”的负疚，企望对自己的原谅的这种忏悔，也是有其依据的。当初“她”在革命中离异了“我”，但当“她”发现了“革命”与现实的深刻矛盾时，起而又真诚地维护革命。但最终“革命”教训了“她”。被“革命”离异了，可以想见，当时“她”和“我”有了同样的命运遭遇——虽然“她”的生活的自然环境可能要好一些，在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地中，能够体味出人生和命运的真实含义。所以两人偶然相见时，她也不再是“真诚”的革命者了，“她”回到了真诚的感情世界中来，由于自己的错误——对于真诚的感情，真诚的革命是一个错误，“她”自然有了那种悔罪意识。不论“我”的那种“欲说还休”，还是“她”的那种忏悔，在两人的心理上都是一种压抑，都是一种积郁。是爱的积郁，又是恨的积郁。所以当两人见面又旧话重提时，情感在“受伤区”发生冲突：“我”发怒了，“她”爆发了。两个将积怨宣泄了出来，是忿、是怒、是怨、是情。这里对恋情的表现委婉细腻，情真意切，是特定情境中的必然发展。小说准确地把握住了情感活动，在表现上是成功的。但这还属于情感表层形态的真。更深一层的真是深藏于表层形态下的内在的时代——历史感。

虽然小说没有在背景上传达出更多的社会的政治的信息，却也明确地告诉我们：横在两人情感之间的“一道深渊，一条不可

愈越的鸿沟，一个时代——它的名字是：“一九五七”。这是规定情感发展的现实根据，中国的特定的政治生活，给小说所要表现的情感注入了时代内容。使人物的情感——恋情不可超脱地带上了时代色彩。“我”和“她”的恋情本可以正常地发展，“本来是能够幸福的”，但本应该避免但又不可避免的政治运动阻止了感情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感情大陆”的断裂。使正常的情感出现不正常的发展，使情感发展中有了那样多的痛苦、怨恨。人的心理历程永远依托于社会的心理流向。不正常的情感发展，恰好反映了历史的不正常。而且更进一步，小说“我”的那种冷漠近似于麻木的心态和“她”那种失去原来光辉开始黯淡的双眸（眼睛是心灵之窗，它反映心灵）神志，写出更为深刻的东西。一场政治变故，熄灭了感情之火、将爱情搁浅在政治的礁丛中。无情的现实危及到的不仅仅是爱情生活本身，而且是情感形态的负载者一人的心灵。“哀莫大于心死”。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我”的心，“我”的灵魂不仅仅是因爱而死——在某种意义上讲因爱而死是一种正常的情感现象，而这里的心死是一种“非正常死亡”。是被戕害扭曲的心灵的枯萎。灵魂被放逐，性格被异化，心灵被扭曲。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心灵更有凝聚力了。历史、时代的真实通过心灵的凝聚被折射出来了。“我”“她”心灵中的深深积郁，如同地质变化，在积聚层中沉积着历史，掘开它，可以看出历史。在感情的断裂带上有政治擦痕，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运动的不合谐的力的轨迹。这无疑加厚了小说所表现的情感的历史厚度，具有沉重的现实感和较强的历史透视感。如果说对情感表层形态真的揭示，还只停留在情的本身，而情所蕴含的时代——历史感使情带有了理性因素。恰恰是情与理的结合，使小说情感表现从整体上升到美的境界。

向美。在美的形态上，《春雪》所透射出来的情感美呈现为一